

# 人性的两极

——《圣经·创世记》神话中的两性人格隐喻

◎黄晓娜

(河南大学 河南·开封 475001)

**摘要** 《圣经·创世记》中关于上帝造人的故事在现代心理学大师荣格的人格理论视野下获得新的解读:以男性心理结构为基础的性格特征和以女性心理结构为基础的性格特征的有益结合,才能使人格完整。人才能成为完整的人。

**关键词** 《圣经·创世记》 两性人格 隐喻

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丰富多彩,瑰丽绚烂的神话。几乎所有古老民族都有极富个性色彩等神话。在那些凝聚了各民族先人集体智慧的古老神话故事中,有着一个普遍的主题:原始祖先的自我认知意识。在西方,这种对自身的执著典型的体现于古希腊雄大活泼的神话思维上:既有寓言式的对人自身形态探索的“斯芬克思之谜”,又有充满智性感悟式的对人内在生命探究的神庙铭文“认识你自己”。如果说这是“正常的儿童”(马克思语)在自由宏阔的精神世界中向理性思维的第一次跃动,那么,被马克思称为“早熟的儿童”的古希伯来民族那种超乎儿童天性的对自我的好奇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旧约·创世记》中上帝造人的神话,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上帝以生气吹土,造出第一个男人“亚当”。“后来,主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命的气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为有生命的人。”而后,上帝又造出第一个女人“主上帝使那人沉睡。他睡着的时候,主上帝拿下他的一根肋骨……主上帝用那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她领到那人面前……因此,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

“创世记不是原始天真人类的谎言和杜撰,而只是绝对真理感悟中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只是绝对现实感知中旧意识的界限。这也许就是一切神话的奥秘之所在,因为神话一向包含着部分真理。它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实在。”这则神话是原始先民对自我起源,两性关系的朦胧理解。它告诉我们:男人来自尘土,女人来自男人,两性需要结合。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更是对人之所以为人即人性特征的形象表达。古希伯来人对人的理解角度不得不令人感叹“早熟儿童”的可贵感受力。

圣经是一部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的书,其中显著特征之一便是:文本编创者们对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的偏爱,女性几乎处于“失语”地位,这则古老的神话也未能幸免,它鲜明的体现了两性地位的不平等。但我们在读这则神话时依然会感到亲切,因为这是一个名叫夏娃的女人第一次以完整自足

的生命姿态开始了女性的别样人生。如果我们不戴有色眼镜,抛开两性地位的失衡状态,以一种清澈,纯净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故事,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上帝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男性与女性来自统一体,都既有神性的光辉又具有泥土的沉重,男性只有与女性结合,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也就是说,要获得完整和谐生命光华喷薄四射的美好人性,它必须是以男性心理结构为基础所体现出的性格特征和以女性心理结构为基础的所体现出的性格特征的有益结合,无论哪一方占主导,都需要另一方来做积极补充。这样,人格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两者共同构成人性的两极,无论失去哪一极,人格都会扭曲变形甚至坍塌。人之完善正在于此。

历史在继续。文明高度发展的我们对于古老神话的魅力,究竟还有多少认知价值?当我们抬头仰望毫秒苍穹,无尽宇宙时,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否就真的多过我们的先辈呢?我们是否会像祖先那样怦然心动于自然的无穷奥秘呢?先人对自己的认识又有多少停留在了我们的骨髓和血液里了呢?人类走过了数千年。这一切在20世纪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那里找到了遥远的回响,他就是师承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弗洛伊德的荣格:他接过老师的衣钵,把个人无意识扩展为集体无意识,“为那些致力于以神话学理论为工具进行文学阐释的批评家和那些感到被弗洛伊德理论束缚过紧的心理分析批评家们,拓展了新的视野。”即是:人类从原始祖先那里继承的各种原始意象,通过遗传和变异,代代传承下来,形成先天的普遍的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即前一代的心理结构和功能在后一代身上得到复制,但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的变异性。而这些构成“集体无意识”内容的原始意象被叫做“原型”,它是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在众多原型中,有两种特别的原型“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它们为人类全面认识自身的人性特质提供了理论基石。

荣格认为,在每个男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类似女性特质的东西,他称之为“阿尼玛”,在《自我的探索》一书中,他这样描述:“在男人心灵中,女性特质是所有女性心理性的化

身”，这个词是阴性称呼，他指出，“在男性心灵中，阿尼玛意象通常投射到女性身上”，在这个意义上，“阿尼玛”是男性心灵中的女性部分。即存在于他个人的和集体的无意识中的女性意象，有句德国谚语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夏娃”。换句话说，即指人类心灵都是具有双性特征的。不过，尽管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异性的心理学特征，但这些特征一般又都是无意识的，只有在梦中或通过投射在我们周围环境的人身上表现出来。我们很容易被那些与我们的内在自我相似的异性成员吸引。亚当与夏娃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很能说明问题，亚当初见夏娃便喜悦她，其实就是因为亚当心中早有的“阿尼玛”意象，而上帝以己之力，从亚当心中取出，使其成为具有生命特征的人。在文学中，特洛伊中的海伦，但丁的贝阿特丽丝，彼特拉克的劳拉，弥尔顿的夏娃都是一些体现“阿尼玛”意象的生动形象。其实，“阿尼玛”在平衡男性心理状态方面意义巨大，它是沟通自我意识和无意识领域的媒介，当自我面对外部世界的强大压力和内在意识的巨大束缚而感到疲惫不堪难以承受时，“阿尼玛”会调节男性心理以获得平衡，不致性格分裂。在《创世记》第 37 章 33 节，当以机警著称的雅格被自己的儿子们欺骗而误以为自己最亲的小儿子约瑟已死时的万分悲痛，令人感动，机警一生的雅格绝少输给别人，临老却难以调和亲生骨肉间的矛盾，被自己的儿子们欺骗以致像妇人一样撕裂衣服痛苦不已。全无当初智勇双全，敢与上帝角力的斗士风采，而只是一个伤心老父的可怜样子。圣经的作者即便在塑造他们的始祖时，也忠实的刻画了雅格作为健全人性中感伤脆弱的一面，而这些心理特征又通常被认为是女性才有的。生活还要继续，哭过的雅各心中也许得了平静。只是阿尼玛意象中一些消极因素也在发生着影响。本来能在伊甸园中永享生命的亚当却因夏娃的好奇心而被上帝逐出乐园。蛇为何选中夏娃，显然，好奇心这种女性心理特征被凸现出来，而夏娃又影响了亚当，正是这样的消极影响，使得人类踏上了艰辛的征途，失去了永生的希望。

我们从女性在圣经中随处可见的“失语”地位，反观圣经编创者们那种对女性的贬低心理，也许正是缘于对某种危险可怕的女性心理倾向的消极影响及其灾难性后果的恐惧和担忧。所以，这本以意识形态为最高指归的著作开篇便将人类原罪的主要责任推在女性身上。

与男人的女性心理特征相应，在女人的心灵深处，也潜伏着一种男性的特质，荣格称之为“阿尼姆斯”。女性的男性特质，可以变成一个内在朋友。它赋予她男子气概的特质，包括进取心，勇气，客观性和超凡的智力。这些男性特质可以帮助她在生活的洪流中获得立足之地以补偿她外在的柔弱。正如远嫁异乡的利百加，当她独身一人踏上通往远方的道路时，需要何等的勇气来支撑啊！在她为小儿子雅格出谋划策时，表现出的机智、果决，令人惊叹！利百加在与以撒的生活中，几乎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她的一生积极主动，勇敢果断，表现

出一个弱女子超凡的勇力和智慧，也许正是他心中那些男性心理倾向中的有益部分成就了她的。试想，一个飘零在外，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如果性格中缺乏坚强，恐怕就要以泪洗面，哀苦度日了。当然，属于男性心理特质的心理倾向中有积极有益的成分，也有消极甚至有害的东西，诸如，占有欲，野心过盛等。这些消极因素会作用到女性身上，使她们显得太过刚强，出现摆脱男性控制的危险。所以，在高度男权化的社会背景中成书的《圣经》文本是绝不允许这样的女性有一席之地的，聪明如利百加，也因为欺骗以撒而招致上帝的诅咒。《圣经》的编创者是绝不会坦然接受一个太有主见，意志坚决，期望自主权的女性而不施以显性或隐性批判的。这种批判在后世文学创作中屡见不鲜，对刚强女性的批判集中在对狠毒妇人形象的不遗余力的塑造上，从美狄亚开始，到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终于达到一个巅峰，这位声称“能亲手杀死自己吃奶的婴儿而不悲伤”的妇人，对于权力的狂热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正是她无情的嘲弄麦克白残存的良心，将自己和丈夫共同推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最终精神分裂，人格彻底崩溃。甚至在古老的东方都有“最毒不过妇人心”谚语。

人分两性，无论是“阿尼玛”体现出的男性心理中的女性心理特征还是“阿尼姆斯”体现出的女性心中的男性心理特征，它们都是构成完整人性的必要部分，也只有两性心理特征积极有益的结合，才能使人性完满。人性中的不完美与人追求完满之间的不可调和，注定了人在认识自身时充满困惑，于此，荣格曾做出如此精彩回答：

在人的整个一生中，他所应该做的，只是在固有人格的基础上，去最大限度地发展他的多样性，连贯性，和谐性，小心理谨慎着不让他破裂为彼此分散，各行其是，相互冲突的系统。

莎士比亚高唱人性赞歌，“人心是个美丽的花园”。男人与女人共处其中，亦如猛虎与蔷薇，分别代表男性与女性心理特征。当猛虎的勇力肆意张扬，逼迫蔷薇花凋零残破时，花园显得气势太盛而不够谦和；当蔷薇香飘满园，猛虎熏染沉醉无力自拔时，花园显得太过柔弱而缺乏硬朗。当然，金刚怒目，菩萨低眉都属常态。凋零的花朵也偶有绽放，沉醉的猛虎时有醒来，所以霸王也会悲歌，弱女亦能杀贼，如大卫的哀歌，犹滴的杀贼。其实，阳刚也要，阴柔也好，都是灵动人性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猛虎尊重脚下花朵弱小的生命，花朵尊重猛虎的勇力和威严，两者和谐相处，人性的两极才能平衡，人格渐趋完满。

注释：

- ① 圣经·创世记：2-7.
- ② 圣经·创世记：2:21-24.
- ③ [俄]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3 页。
- ④ 文学批评方法手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 4 版，第 178 页。
- ⑤ 荣格著。李德荣编译。荣格性格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 年版，第 99 页。